

能长久飘香吗？



经过自己的劳动，孩子们在烘焙间里做出了精美的糕点。
记者 王鹏 摄

海归女梦想

韩科春至今仍记得，几个高高大大的男孩第一次领到工资时，又害羞又激动，努力掩饰着高兴得快要失控的样子。当时她觉得，就算一分钱不赚，自己的事业也算成功了。

对陈进来说，带着孩子们做饼干仅仅是工作，而对经理韩科春来说，这却是她的事业。

在旁人看来，韩科春实现了许多女孩的梦想：德国留学6年，回来开了家咖啡店和一家花店。当时，咖啡店叫“noodle吧”，她的理想是将其打造为高端洋气、白领小资们的休闲憩园。

去年，韩科春结识了宁波的“造桥女孩”严意娜，当时严意娜已是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。聊天中得知，宁波达敏学校几个孩子就业有点问题，鄞州银行基金会正考虑提供帮助，希望能为孩子们找到一个平台。

韩科春对达敏学校并不陌生，她小时候就读的双桥街小学就是达敏学校的前身，对那里的孩子，虽然她早有耳闻，但并未接触过。去年，她特意去看了一下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蛋糕，动作虽然有点笨拙，但是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糟糕。相反，孩子们专注的神情让她有所触动。

韩科春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台湾人，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，推荐她去看看台湾的“喜憨儿”烘焙屋，这是专门为心智障碍人群提供就业机会而搭建的平台，鼓励他们自食其力，融入社会。经过多年运作，喜憨儿烘焙屋在台湾几乎已是家喻户晓。

去年6月，韩科春特意去了趟台湾。喜憨儿烘焙看起来和在宁波街头的面包店差不多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除了收银员外其余员工都是心智障碍人士。这些经过培训后的孩子，会微笑着给顾客开门，认真地介绍产品。虽然他们的服务看起来按部就班，没有创意，也不会随机应变，但韩科春觉得够了，至少他们眼里的真诚让她觉得很舒服。

去年10月，韩科春摘下咖啡馆的牌子，宁波天使味道食品有限公司宣告成立，达敏学校2013届职高班5名毕业生有幸成为公司第一批天使成员。在陈进手把手指导下，他们终于能做出最简单的，却是纯手工无添加的烘焙食品——饼干，成为“天使”烘焙岗位的正式员工，每天工作6个小时。

试用期后，韩科春除了给每位“天使”1500元工资外，还提供午餐，并给他们都交了社保。她至今仍记得，几个高高大大的男孩第一次领到工资时，又害羞又激动，努力掩饰着高兴得快要失控的样子。

当时韩科春觉得，就算一分钱不赚，自己的事业也算成功了。

在德国留学的六年，颠覆了她对成功的看法。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班上成绩最好的一个男生，毕业之后不是找工作，而是

先到敬老院做了一年义工，因为他觉得这种经历很有意义；另外一个女生，从小的梦想就是做小学老师，为此一直读到博士，毕业后还是回到最普通的小学教书。慢慢地，韩科春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：成功不是成名或赚好多钱，而是做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，并且尽一切可能去做好它。

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不是一点点。创办“天使烘焙”后，公司的店面随之扩大，租金也水涨船高，但销售并未成比例增长。一年时间，公司亏损50万元左右。

为保证这个车间的正常运行，公司只能通过经营餐饮和花店作为添补，但压力依然很大。向来随性的韩科春第一次开始为报表上的数字担忧，她不知道，如果一直这样亏下去还能撑多久，如果撑不下去了，那这几个孩子又能做什么呢？

韩科春后来反省，可能选址也有问题。店面附近都是老小区，购买能力有限。周围交通拥挤，开车来买也不太方便。她也想过像其他烘焙店那样，走同城快递的模式，但别人的主打产品是蛋糕，动辄数百元，而他们主推的饼干，一盒只有20元，如果搭上10元的快递成本，那太不划算了。目前，她只能主推淘宝店，但销路还未打开。

天使的味道能飘多久？

其实，担心天使命运的远不止经理韩科春，孩子们的家人显得更为着急。如果店开不下去了，孩子们还能找到这种快乐安全的地方吗？

张女士惊喜地发现，上班以后，琪琪变化真的很大。他能够独立上下班了，并且开始主动热情地和别人打招呼，每天上班之前都兴高采烈。

她不再担心琪琪受欺负了，漂亮的女老板韩科春总是很温柔地跟他说话，一句“琪琪你很棒”能让琪琪高兴半天，如果不让他去上班，他会难过得饭也吃不下。

每个孩子的家长都能明显地感觉这种变化。朱女士至今记得儿子拿到工资时的情景。那天儿子下班回家，带回来好几盒饼干，说是他做的，要请小区里的叔叔阿姨尝尝味道。那段时间，“请你吃饼干”成了儿子逢人便讲的推销用语。看着儿子花一样的笑脸，多年未曾有过的幸福感在朱女士心里荡漾。

但她们都知道，因为种种原因，饼干销售量一直上不去，她们和韩科春一样悬着心：如果店开不下去了，孩子们还能找到这种快乐安全的地方吗？

“这么好的饼干怎么就卖不好呢？”张女士拉着记者，一定要我们帮忙推销，她说：“你们也看到了，外孙他们做的饼干无添加，是最安全的，味道也很好。”

担心的家长不止琪琪的外婆，孩子的未来是每位父母最牵肠挂肚的事。陈进说，他几乎和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沟通过，他们如今都很乐观，总是乐呵呵地把孩子的每一个优点，每点进步放大百倍，他们几乎都没再要第二个孩子，全身心地照顾唯一的折翅“天使”。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愿意回答，也不敢面对，那就是“自己没能照顾了怎么办？孩子老了怎么办？”

朱女士努力为孩子打算将来，她说自己很庆幸没有要第二个孩子，因为一个健康的孩子势必会分走对镇源的关注和爱，而要让第二个孩子今后照顾哥哥，这个担子太重，她舍不得，情愿自己承担。

她曾经想过，达敏学校出来如果工作不好找，那就让孩子去敬老院扫地。没有薪水也不要紧，关键是要接触社会，可能老人们比较容易接纳这个笑容阳光，嘴巴甜又喜欢问这问那的大男孩。而“天使味道”这份有社保有薪水的工作大大超出了她的预期，她给镇源买好了房，希望将来能娶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，生个

健康的宝宝。她想过，哪怕对方家境差一点，也有残疾都不要紧，只要心眼好就行。

镇源没有想那么远，他觉得现在每天开开心心地上班就已经很好了。有一天他问韩科春，“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吗？”

傻乎乎的一句话，竟戳中了在场许多人的泪点。

“正常人是没办法想象的，对于这样的孩子，这样的家庭，一份工作有多难，又有多重要。”韩科春说。去年公司刚成立的时候，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媒体报道后，随之而来的场景让她难以招架：店门口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家长，他们带着同样的智障孩子，恳求一个工作的机会。当时她还想过开一家分店容纳更多的人，现在看来暂时是不可能了。

朱女士说，自己能为孩子做的终究有限，她希望孩子将来能够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上：走到大街上不会有人侧目而视，就算孩子行为有点夸张，也没有人指指点点，知道他的不同，给他友善一笑就行了，让他们有多一点机会从事简单的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多一点社会保障，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。

她不介意我们拍下她和儿子的照片，她说，儿子差不多已经成了“天使味道”的形象大使，而她愿意做儿子的代言人，愿意站在镜头面前，为自己想要的那个世界而努力。

“我们也尽一切努力去坚持。”韩科春说，她看过央视关于融合教育的报道，里面有句话印象深刻：“一个看似边缘的群体的命运，折射的是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处境，一个好的世界不会凭空而来，它需要人人参与创建。”



琪琪在外婆的陪同下上下班